

# 老枣树下的笑声

宋聚新

岳父家院子的一角紧挨着茅房的地方长着一棵歪脖子枣树,黑褐色满是龟裂的树干,长到一米多高光景,几根树枝向四周伸展开去,虬枝盘绕,错落有致,向上努力伸展再伸展,长成一个硕大的树冠,华盖峥嵘。

枣树像一个和蔼的老人,粗糙皮肤,弯腰低眉,擎托着子孙们,创造着美好的希望。一年到头,它默默地在那里,朴实无华甚或模样有点丑陋,平时也没人注意到它,即使四五月间迟开的小花也不与桃李的姹紫嫣红争奇斗艳,只暗香浮动,沁人心脾,带给人一丝惊喜,却从不表功不倨傲。

秋天,一颗颗枣儿似珍珠、似玛瑙,挂满枝头,红的、青的、白的,白里透红,青里透红的,摘一颗含到嘴里滑软细腻,嚼一口丝丝香甜,却甜而不腻,一如它的内敛沉稳,奉献的却是那样多。枣花酿成的蜜是花中上等的好蜜,枣子可以生吃,可以煮熟了吃,可以做枣馍、做枣花糕等等,枣有着润肺益气之类的功效。

枣子熟了,任人爬上爬下,用个长杆打枣,枣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,还有些树叶、小树枝也随之落下,明年还会结出累

累硕果,周而复始。

进入农历八月,中秋节一天天近了。秋阳泼洒、天高云淡的一天,我和媳妇走亲戚。岳母正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收晾晒的玉米粒,说:知道你们来,正清扫干净地面,等你们下枣呢。

我们站在树下张望着郁郁葱葱的枣树,很快被吸引住了:稀疏的树叶无法遮挡住累累果实,树上挂满了无数颗红枣,在阳光的照射下,发出迷人的光泽,像一颗颗红宝石一般光彩动人,又像一颗颗红色的玛瑙,晶莹剔透,还像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眨着调皮的眼睛和我们打招呼呢。

妻子一脸秋阳般的温暖灿烂,别看她娇小玲珑,很快爬上那棵大枣树。她得意地说:小时候常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爬树玩,那时家里穷,红枣就是农村孩子最好的美食了。她撩起竿子打枣,密密匝匝的红枣就像下雨般大珠小珠落玉盘了。

我和岳父母在树下捡枣,放到竹篮里、秫秫秸筐里、脸盆里。枣落在头上、身上却不疼,岳母戴上头巾,让我戴一顶帽子躲避,我说不用,一点也不疼,身上痒酥酥的,挺开心挺喜庆的,大致就是丰收的喜悦心情吧。

我想起家在内蒙古牙克石市的表哥前年回到老家,向我回忆起他小时候,奶奶颠着小脚给他打枣吃的温馨场景。老枣树下的斑驳流年,历久弥新,

大约这就是乡愁或思乡情结吧。枣啊,寄托了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。

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是枣树,院子里三棵大枣树,房后有一棵老枣树,其余几棵都像柿子树那样的长不大。听奶奶说,那些枣树都是爷爷在的时候栽植的,闹饥荒的那几年,枣叶枣子救了全家人的命,吃了它浑身就像注入了枣的顽强生命力。

我是老枣树看着长大的。除了母亲,我和老枣树最亲。每年燕子飞来时,我就围着老枣树转悠。终于看见青蒙蒙的芽儿了。终于开出黄盈盈的小花了。老枣树上长出一颗颗青粒儿的时候,我就闹着母亲去摘。母亲说,枣红了才好吃。

我浮想联翩着,大伙正欢快地下枣、拾枣的时候,内弟带着妻儿来了,是来接岳父母回城的。他们也加入打枣拾枣大军。一会儿,我两个连襟也带着妻子儿女赶来了,大家边说笑边干活,几个性急贪吃的边拾枣边擦擦枣就吃,岳母嚷着“别吃坏肚子了!”端来一盆清水让大家把枣洗干净了再吃。

内弟八岁的小儿子大概从小在城里长大,没见过这场景,好奇地踩着梯子爬上树杈。内弟上树踩着树杈摇晃树,妻子用竹竿够不着的枣儿纷纷离开树枝落下来,又像下了一阵狂风“枣”雨。落地的枣儿仿佛一只只欢蹦乱跳的兔子,满地撒欢。孩子们小跑着来来回回追着去捡,心里浮泛着欢喜快乐的泡泡。大家欢喜地捡枣,开心地



与小孩子们逗乐。欢声笑语与红枣簌簌落下的声音汇成一首快乐的交响乐,飘满了小院,连墙角的狗尾巴花也在笑。

树冠东摇西摆,宛若颌首微笑,又似狂风大作,妻子单薄的身影像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颠簸。我提醒她要抓牢踩实,别掉下来喽!妻子“咯咯咯”地笑着,连声说不用担心,大树粗实着呢,还挺好玩。不大会儿功夫就盆满钵满了。树上挂着零星的青枣,顽强地坚守着,像孩子恋着母亲舍不得离开。

吃过午饭,岳母把枣分成四份给儿女们,让他们带家去把红枣晒干了做枣米饭,过年蒸枣馍,青枣留着当零食或是做枣馍,又一再叮嘱食用方法,惟恐糟践了枣儿。

这时,鲁莽的二连襟冒出句“把枣树砍了”,也说不出什么理由,大概是看着枣树样子丑陋吧,立刻遭来人们一致反对。

内弟说,他从记事起枣树就那么大。年愈古稀的岳母一脸沧桑地回忆说,从她嫁过来这棵枣树就长在这里,不知是

哪辈先人栽植的。

一向沉默寡言的岳父说,他小时候全家人就在这棵树下纳凉消夏,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光,是时代的见证者。大家听着,看那棵枣树愈加得亲切直至可敬,她就像一位无言的老人,慈爱地守护着子孙们,坚守着故园,不离不弃。一辈辈的人来了,又走了,像是过客,它却留下来了。

我们仰望它,它身上的一道道裂纹,就是一圈圈历史年轮,秋风刮起疏影摇曳,绿叶重重,那不就是历史的风云,诉说着多少的烟消云散的故事?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先人栽下的果子给后人唇齿留香,不就是惠泽子孙荫庇千秋吗?!

二连襟为自己的冒失而羞愧,他走上前去轻抚着,摩挲着,眼神温润,喃喃自语,似在与枣树对话,宛若孩子在老人面前温顺恭从。终于听清了,他说,这是我们的根,大家从这里奔向四面八方,终要叶落归根的。他一定会替大家看护好这棵老枣树。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点头,都深信,一定会的。

## 总想练武术

陈广存



每当走到农村老家村东小河旁,我总会驻足逗留,极力寻找往年村人舞棍弄棒的飒爽身影,如今已不复存在。昔日一眼望不到边的小树林已被排列农家小院所代替。但是,往年村人习武强身、交流武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,那精湛的技艺仍让我叹为观止。

黄河大堤像一条龙,我的老家杨屯村正跨在龙背上,村人经年耕作着大堤内外的土地,永无休止地在堤坡攀爬劳作,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收获,大堤上下被踏出无数条蜿蜒小路,练就了村人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毅力。不知从何时起,村人们便喜欢舞枪弄棒,自我

记事起,村东小河岸随处可见习武的男女老幼。有的是自发练习,有的是参加村里的组织,当时谁家孩子愿意习武,不用缴纳任何费用,武师也是村里技艺较高的人免费任教,所有武术器械由村里添置,可随意使用。印象较深的是村里积蓄了好久非常“奢侈”地买了汽灯,晚上挂在村中央,耀眼地亮,以供村人习武用,吸引着众多男女老幼聚拢来。

据家人讲,我的祖辈父辈也精通武术,曾祖父曾练就一定的功力。村里曾有一个活动,可能是村里人有婚嫁喜事,笨重的大木轮车在泥泞中不能

前行,他老人家竟能力举而过,我没有亲眼见过,只是听他人绘声绘色的描述,不由陷入深深的敬重和难以想象的惊叹。

但是,祖父的表演我还是有幸见得,一直让我难忘。那次是河南来了几个切磋技艺的人,祖父在院子里脱掉大袄,大步流星走到院子中央,从腰里掏出七节鞭。他甩开步伐,将鞭子舞动开来,越舞越快,以至于人影模糊,掌声此起彼伏,我看得激动兴奋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从此以后,祖父的这次切磋成为自己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。祖父兄弟四个,目前健在的只有四爷了,四爷八十多岁了,但他身板硬朗,精神矍

铄,对武术情有独钟,当谈到武术的时候,他就眉飞色舞,不由得讲起过去的故事,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拳脚来,动作之利落,看得出他老人家的武术功底之深厚。

为了让本家孩子学好武术,二叔也煞费苦心在院子里腾出三间房子,召集全家侄子辈10余人进行习武,他亲任武师,从舒展四肢等基本功开始,一招一式,一丝不苟。虽然我参与了习武,但没坚持下来,慢慢地溜号了,叔叔也没有深究。兄弟们中有比较突出的,达到了二叔的预期目标,现在他们的身体状况非常好,都得益于当年的习武经历,看着他们,自己难免有些遗憾。

虽然如此,对于武术我始终关注,村人的武术活动总要先睹为快。不仅如此,我时常缠着老年人讲村人艺高胆大的传奇故事——陈福师老爷爷手摇蒲扇,竟让七八个日本鬼子无法近身;陈隋灿爷爷拳头撼树而叶子落地。这些真实的故事都让我振奋,让我赞叹。

忘记哪一年了,亲眼看见

的是,村子里有几位青年汉子,他们脱光上身,四肢支地,腹部朝天,形成拱形,在裸露的肚皮上,放一石碾,自发功力,石碾竟能在他肚皮上来回滚动,持续很长时间。有的是在肚皮上放一碾盘,周围好几个青壮汉子,举着大锤,一直将那碾盘砸个稀巴烂为止,而碾盘下面的人不改色心不跳,观者无不惊叹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每每将此事讲给他人时,无不唏嘘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,对经济的追逐越来越多,对习武强身的要求越来越疏远,循规蹈矩坚持习武的越来越少了。如今,广场上或小公园,各种健身活动卷土重来,四处涌动着健身热潮。有的跳舞,有的舞剑,有的打太极,有的甩鞭,有的溜冰,有的踢毽子,看着看着,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沉思,无论昔日的习武强身,还是今日的养生保健,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,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凝聚。看着健身的人们,总想练武术。